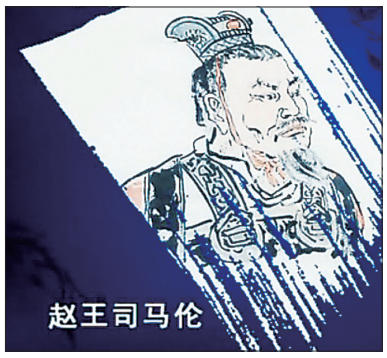
经典洛阳

【西晋洛阳与晋室东渡⑨】

西晋的历史，格外富有戏剧性。自从司马代魏，三分归晋，在洛阳这个舞台上，多少王侯将相、才子佳人倾情演出，留下烟花般的极致绚烂。待到痴儿悍妇登场，八王之乱爆发，这个王朝已距覆灭不远。东渡，是它续写的另一段悲欢。



司马伦画像 （资料图片）

废帝自立：赵王“狗尾续貂”

□记者 张广英

贾南风害死太子司马遹（yù），正中赵王司马伦下怀。他借机起兵，先毒死恶名远扬的贾皇后，又逼晋惠帝司马衷让位给自己。然而，“皇帝瘾”没过多久，他也被一壶金屑酒毒死，落得和贾南风同样的下场。

1 贾氏集团覆灭

公元300年3月，太子司马遹死了，贾南风心中一阵轻松。为除掉这个心腹之患，她已谋划很久。不过，此刻有个人比她更得意，那就是赵王司马伦。

司马伦一向是巴结贾皇后的，但他的亲信孙秀说：“皇后不是想除掉太子吗？那我们就借给她一把刀，让她杀太子。这样世人必然群情激愤，我们就可以趁机发难，将她废了，自己当皇帝。”他们没有考虑晋惠帝司马衷，因为没有贾皇后，这皇帝就只能任人摆布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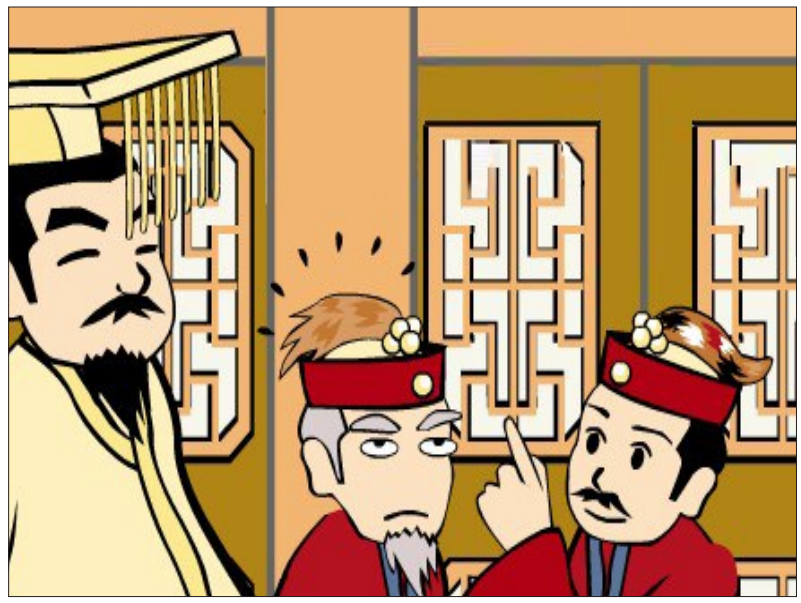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，4月3日晚，距太子司马遹之死不到一个月，赵王司马伦觉得时机成熟了，就秘密联合齐王司马冏（jiǒng）、梁王司马肜（róng）发动兵变，矫诏入宫废后。当时贾南风一见他们，吃惊地问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司马冏说：“我有诏书，要收押你。”“平时诏书都是我写的，这怎么可能？”贾南风说完扭头想走，哪里还走得了。她被假诏废为庶人，关押在建始殿，随后又被送往金墉城幽禁。

孙秀觉得留着贾南风有后患，劝司马伦将她杀掉。很快，司马伦就送来了一壶金屑酒。——这玩意儿名字好听，却是一种毒酒，里面放有金屑，喝了会要人命。

贾南风被逼喝下金屑酒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，她的党羽也被一网打尽。贾谧及其母亲贾午都在兵变中被杀，平时依附于贾谧的潘岳、石崇等人也因得罪过孙秀，一并成了内乱的牺牲品。

石崇之所以得罪孙秀，主要是因为宠妾绿珠。孙秀曾向石崇索要这名美艳且善吹笛的女子，石崇坚决不给。司马伦得势后，孙秀便称石崇谋反，率军围了金谷园。绿珠见石崇因自己而获罪，便坠楼而亡。孙秀大怒，将石崇一家老小斩首，并抄没其全部家产。潘岳也遭孙秀报复，被夷三族。他与石崇在刑场相见，也算“白首同所归”。只可怜他一生孝顺，却连累老母刀下丧命，不知心中是什么滋味儿。

发动兵变前夜，司马伦为增加胜算，曾找到身为宰相的张华，想拉他入伙。张华忠于朝廷，断然拒绝，不过也没有将此事声张出去。如今，司马伦想起以前他还阻挠过自己升官，不由得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。他找了一个党附贾后的罪名，将这位69岁的老臣抓捕杀害，并夷其三族。朝野闻之，莫不悲痛。



狗尾续貂 （资料图片）

2 赵王废帝自立

贾南风一死，司马伦的野心急剧膨胀。他手握兵权，国家大事自己说了算，完全没把晋惠帝司马衷放在眼里。

从辈分上说，司马伦的辈分确实比司马衷大不少。他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，也是最小的一个，由司马懿晚年宠爱的柏夫人所生。而司马衷是司马懿的重孙子，按理该叫他一声叔爷爷。

司马懿年轻时与结发妻子张春华感情不错，司马师、司马昭都是张春华所生。但他年老之后宠爱柏夫人，说张春华“面目可憎”，把张春华气得要绝食。不过，在教养儿子上，张春华却比柏夫人强多了。司马师、司马昭都有治国才能，这个司马伦则没有学问，非常平庸。他玩的这一套“借刀杀人”，全由亲信孙秀操纵。

这个孙秀本是琅琊小吏，工于谄媚，有些小聪明。司马伦对他极为宠信，甚至有说法认为，他是司马伦的男宠。不管他是何种身份，反正在这次兵变中他立了大功，因此也得以身居高位。他的儿子孙会个矮貌丑，本来在洛阳城西跟人贩马，如今也飞黄腾达，娶了晋惠帝司马衷和贾南风的女儿河东公主为妻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给晋惠帝司马衷立了一个叫羊献容的新皇后，是他同族孙旗的外孙女。

尽管权势通天，但孙秀和司马伦仍不满足。公元301年正月，他们逼晋惠帝司马衷交出玉玺，迁居金墉城，司马伦则登上太极殿称帝。他将比自己小两辈的晋惠帝尊为太上皇，演了一出不折不扣的“禅让”闹剧。

称帝后的司马伦为拉拢人心，对文武百官大加封赏，被破格提拔者不可胜数，连其奴仆也能得到爵位。这下好了，朝会时总是人满为患，热闹得像集市一样。当时高官的帽子上都要插貂尾作装饰，可是高官太多，貂尾不够用了，怎么办？大家想出一个办法，就是以狗尾代替。从此，洛阳街头便有了“貂不足，狗尾续”的民谚。

孙秀则住进了当年司马昭的府第。朝廷事无巨细，都要先征求他的意见。他总是改动司马伦的诏令，或者自己手写诏书，朝令夕改更是家常便饭。人们都绕过司马伦去巴结他，也看出这样的王朝不会长久。

3 同饮金屑苦酒

对司马伦的所作所为，齐王司马冏早看不下去了。他是司马攸之子、司马师之孙，少时即以仁惠著称。若不是司马昭、司马炎父子太过自私，于情于理，这皇位司马攸都有份儿。换句话说，身为司马攸的儿子，他也有当皇帝的机会。

可结果呢？他父亲司马攸被逼抱病离京，不久吐血而死，他袭了齐王爵位。后来与司马伦联手发动兵变，扳倒了贾氏集团，司马伦大权在握，他却只按功转任了游击将军。孙秀察觉到他对这个职位不满意，怕他待在京师洛阳生出事端，又让他去镇守许昌。司马伦篡位后，升他为镇东大将军，也不过是想借此以示安抚。

然而，此时的齐王司马冏占据一方，岂是那么好安抚的？何况司马伦废帝自立，已经触及其他诸王的底线，不服气的人太多了！公元301年5月，司马冏联合河间王司马颙（yóng）、成都王司马颖，一起发兵杀奔洛阳，讨伐司马伦。

不用说，孙秀和司马伦见到三王的讨伐檄文，胆都吓破了。文武百官得知消息，知道将来见了三王不好交代，也都想诛杀司马伦、孙秀以向天下谢罪。孙秀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一时连门都不敢出了。

见三王兵临洛阳城下，司马伦只得奋起抵抗。双方鏖战了两个多月，死伤近10万人，最终司马伦兵败。他下诏宣布退位，称自己为孙秀等人所误，致使三王发怒，现在孙秀已被诛，这个皇帝还请晋惠帝继续来当。

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：司马冏派出甲兵数千，从金墉城将晋惠帝司马衷迎回复位；而司马伦和他的长子司马荟（fū），则被送到金墉城囚禁了起来。随后，司马伦不出意外地也被赐了死罪，他回想自己这几年野心膨胀，被孙秀怂恿着干了几件“大事”，不由得惭愧不已，连道：“孙秀误我！”最终，他和贾南风一样，被“逼饮金屑苦酒”了结一生，二人可谓殊途同归。

晋惠帝司马衷虽然复位，朝政却落到了齐王司马冏手中。他担任辅政的大司马，司马颙、司马颖二王也身居高爵，拥兵自重。这样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，司马冏就开始目无皇帝，荒废政事，且不听劝谏，沉溺于女色，走上了骄恣专横的道路。

河间王司马颙发现，司马冏要让司马伦那不堪回首的历史重演了。他决定出手制止：谁都想独揽大权，可凭什么只能你独揽？于是，西晋王朝的内乱又要升级了。